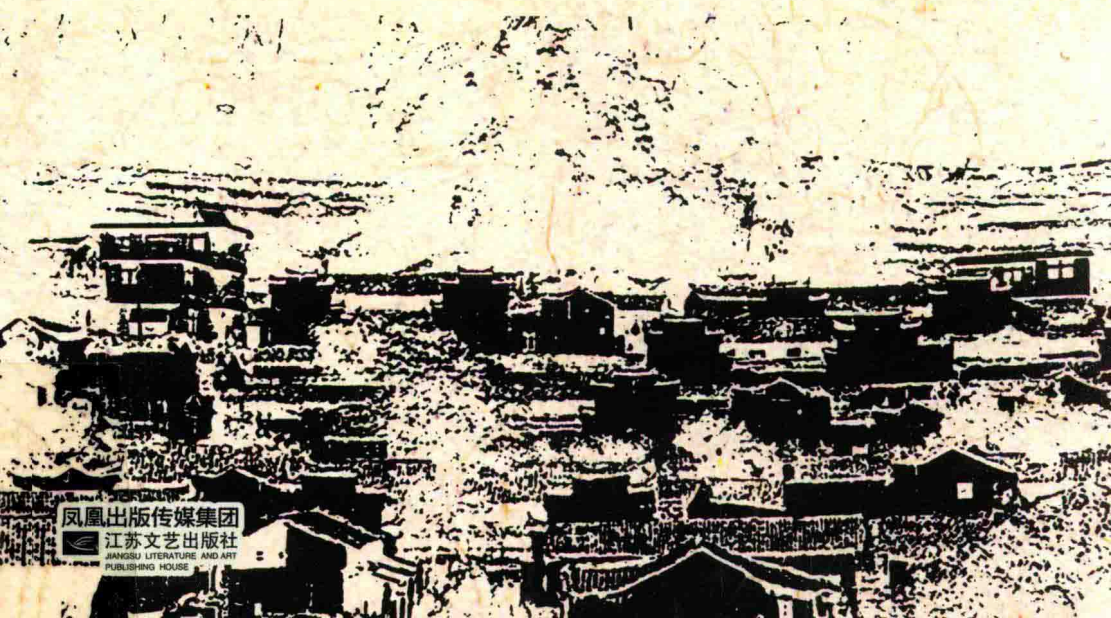


史福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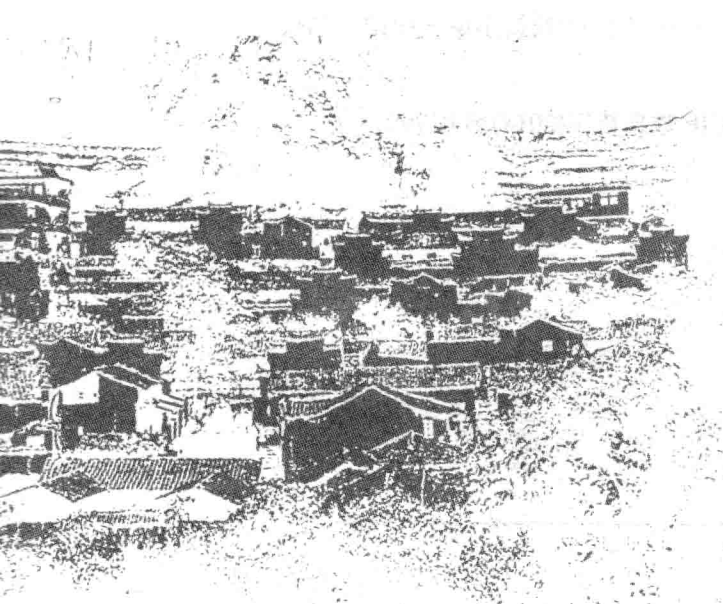
白龙村

史福明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史福明
著



白龙村

史福明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白龙村·/史福明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399-7027-1

I. ①白… II. ①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7901 号

书 名	白龙村
作 者	史福明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027-1
定 价	3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西风颂》



主要人物介绍

邵良 二十四岁，一表堂堂，中等偏高的身材，一到冬天，外出常披一件黑色大衣，真有点玉树临风的架势。邵良读中学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多才多艺，还没有毕业就直接从学校参军入伍去了。因为父亲年迈体弱，只好提前退伍。退伍后在生产队干了一年农活，被选派到公社工作组。在工作组因为能力突出，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被派到白龙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

贺梅琴 二十一岁，肤色润白，长而乌黑的头发，辫成两根辫子。尤其两颗眼珠子，宛若秋水，晶莹发亮。出身灵阳县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六六年全家下放到农村，一家三口，住在离刘庄镇十多里远的一个偏僻小村上。贺梅琴中等师范没毕业便随父母来到农村。后由公社教改组调到白龙小学任教，专教小学音乐和五年级语文数学。是邵良的恋人。

苏永恒 二十五岁，矮小精悍，家住白龙大队，家庭出身富农，后又作为漏划地主。他和邵良是同学，贺梅琴是他姨妈的女儿。中学毕业后参加农业劳动，天资聪慧，会修皮鞋，闲时四乡八镇挑担修鞋。他性直豪爽，义气深厚，看起来大大咧咧，但粗中有细，颇有主见。

汪婷 二十一岁，中等身材，俊秀聪慧，善良纯朴，敢说敢为，大胆泼辣。上海知青，原插队在贵州落后山区，后迁到苏南灵阳县投靠亲戚，表哥李固是刘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将她安排在白龙大队钱巷村，创造机会让她与邵良接触。后成为邵良的妻子。

姚二 白龙大队姜汤村生产队长，五七年入党的老党员。祖祖辈辈在农村种地，从小家境贫寒，没有文化。他生性耿直，不绕弯子，脸上有几颗麻子，人称“姚二麻子”，动不动就哇呀呀叫，李逵式的人物。虽比邵良长二十来岁，但却是邵良的表兄。

姚耿忠 白龙大队副业主任，与姚二一个大家族，都是姜汤村人。因勤奋肯干，好学上进，甚得邵良器重，专门负责大队的副业生产。他有勇有谋，敢打敢拼，为培植和发展食用菌不惜一切代价，贡献很大。

张大有 四十多岁，高高个子，胡子拉茬，大队支部委员，能吃苦耐劳，原则性强，工作大刀阔斧，泼辣果断。开河筑路、农田基本建设、新建电灌站等艰巨任务总是交给他。只要是支部作出的决定，他顶得头破血流也要完成。是邵良的好帮手。

蒋权 五十八岁，瘦高个子，身着蓝色中山装，除了夏天，总是披一件黑色泥大衣，端足架子，看起来儒雅大气，可性格怪僻，如不听他的话，可以不睬你三天。担任白龙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多年，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经验丰富，是个风派人物，跺下脚白龙大队地皮也要抖三抖。

杨留喜 姜汤村人，高高个子，不胖不瘦，虽饱经沧桑，仍青春焕发，风风火火，性格耿直爽朗。他经常身着一件白衬衫，一条藏青色咔叽裤，戴一顶草帽。别看六十挂零，却健步如飞，一双手说话时像两把铁铲挥舞不停，力大无比，是那种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掀起一股风来的人。

申东亚 中等身材，身形略瘦，是一个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年过花甲，略带一丝白发，可满脸红光，精神抖擞，脱掉深度近视眼镜，顿现风采，面若冠玉，眼若流星。老家是上塘县，解放前在上海教育局工作，判刑释放后留场工作，在杨留喜的撺掇下来白龙大队培植食用菌大获成功。

李固 中等身材，不到四十，看人时，眼睛似乎能说话。他的母亲是苏北人，和蒋权都是逃荒要饭到苏南来的。因为是烈属，五七年去参军，六七年从部队排长转业到地方，先在公社武装部当部长。“三结合”当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因原来公社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一把手胆小如鼠，什么事都由李固出面，李固因此可以呼风唤雨。

赵老大 矮胖身材，三十五六岁，与李固同一个部队的，做过文书，后做政工干部，副排级。转业到地方后担任刘庄公社组织科长。因他知道李固在部队的泼辣，又比自己先到地方，在部队就是领导，到地方又是领导，也就紧紧跟着李固。他是李固的红人，因为他说话管用，大家给他起个绰号叫赵老大。

王家诚 四十五岁，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有胆有识，平易近人，工作踏实。身穿咖啡色中山装，戴一块钟山牌手表，外出检查工作，从不带秘书。曾担任刘庄公社党委书记，后因病休养，复出后担任灵阳县副县长。他特别赏识邵良的工作能力，大胆起用和提拔邵良，有胆有识，敢于承担责任。

啸有天 四十七岁，平顶圆脸，小学文化，非常在意人家尊重他，脸上常堆着和蔼的微笑，可一看就知道这种笑是硬挤出来的，他的脸有时像一朵怒放的鲜花，那双发亮的眼睛睁得很大，嘴和鼻孔同时张开着。王家诚因病休养后，他担任刘庄公社党委书记，邵良的“恃才傲物”令他几乎疯狂，挤兑迫害邵良成为家常便饭。

高亮 四十多岁，中等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总是穿着一套藏青色中山装，工作认真，平常很少说话，踏实沉稳。原是县供销社主任，后下放到“五七”农场改造。清队整党后上任，他主动要求回到家乡刘庄公社工作，组织上任命他为刘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委员。他暗中对邵良培植发展食用菌积极支持。

赖一根 原先是县化肥厂的中层干部，“文革”期间是县造反派头头之一，赫赫有名，“三结合”后成为县革委会常委副主任。在灵阳县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把大弟赖三多从农村中学调到县党校担任校长，把小弟赖小五安插在临东中学担任校长，家族势力可谓如日中天。

赖小五 三十一岁，人也长得不错，只是皮肤黑了点。六五年退役军人，在部队当过连队文书，公社选学校负责人时，李固极力推荐他担任临东初中校长。离异，女儿被妻子带走，独身很久，在李固的撺掇下去追求贺梅琴，致贺梅琴自杀身亡。

唐寅突 圆圆胖胖的脸，除了略带几根白色的浓浓双眉外，光头无发。不大不小的个子看起来健壮威严，五十多岁年纪显得精神老到。他出身军人，戎马倥偬，曾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敢打敢拼敢作敢为是一贯的风格。以正团级转业后，担任灵阳县副县长，“文革”后期恢复公安机关，被任命为灵阳县公安局长。

贺一范 四十岁，中等身材，高级知识分子，贺梅琴堂哥，原在省委宣传部任宣教处处长，后下放到灵阳县党校当老师，在党校理论水平强著称，是出了名的，学员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贺理论”。他在关键时刻向邵良伸出援手，不惧政治风浪险恶，显示出一个党的理论干部的高风亮节。

第一章

烟波浩渺的太湖西北边有一个县叫灵阳县，灵阳县丘陵绵延，树木森森。县城东南六十多里，有一处有名的所在，叫做白龙寺，白龙寺建在乌龟墩上。乌龟墩三面环水，仿佛浮在水面上的一个巨大的龟背，只有朝东一面留有一条几米宽的通道与陆地相连，状似乌龟伸出的一个细长的脖子。建在乌龟墩的这座白龙寺，也没人清楚有多少年了，相传始建于晋代，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反正这个寺庙是修了毁，毁了修，修了败，败了修，也不知道多少次了。只有大殿前面的院子里，有两棵硕大无比的白果树知道这座寺庙的故事。这两棵白果树根深叶茂，树身至少要三人环抱，方能手拉手够到一块。每到深秋，寒风萧瑟，破败的寺庙周边地上铺满了厚厚的树叶，河边上蒿草败倒低首，一片悲凉的气息。

乌龟墩上有一个神秘的地洞，叫做金牛洞。据说金牛洞的洞口就在大帝堂里大帝菩萨的塑像下面。大帝菩萨的塑像没人敢动，大帝菩萨下面是不是真的有地洞，谁也不清楚。传说金牛洞从洞口往下足足有三米多，然后一直向西北方向延伸，全长大约有三里多路，与下游河道口衔接。河道那边洞口在河水落潮时，耕牛都可以进出。传说洞穴里藏有怪物，人们只是在洞口张望，望而生畏，也没人敢进去。

不知是哪朝哪代，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道士从这里路过，夜宿乌龟墩，乌龟墩上原先就建有一个小庙，两三间破破烂烂的小房子，中间塑了个大菩萨，两边塑了八个小菩萨。道士问一个打草的乡民，乡民说，中间的菩萨是大帝菩萨，传说就是治水的大禹。当年，大禹治水，引水进

入太湖，带兵屯粮，就驻扎在乌龟墩上。乌龟不怕水，水大了就会自动浮起来。要是偶遇大洪水，就命金牛掘洞泄洪，于是就有了金牛洞。

道士听了将信将疑，便在庙内仔细打量，东墙壁上倒是有几块石刻，但由于年代久远，文字漫漶已模糊不清，但大帝菩萨身前的石刻图案却清晰可辨，大帝菩萨真为大禹菩萨，看来还真有来头。他又到小庙周围四处察看，越看越出神。晚上睡在破庙里，寒风呼啸，甚难入眠，半睡半觉中，见一匹白马从天而降，停在那道士身边。白马浑身雪白，甩起来的马尾巴也是一片雪白，就像道士怀中的拂尘，它甩甩尾巴摆摆头竟然对道士说道：“老道，我奉玉帝之命，与你整修寺庙，现在起，我便带你化缘，与你同在。”说着，白马朝道士连点三个头，化作一条白龙腾空而起，瞬间便没了身影。

第二天，道士就开始四处化缘募捐，挨家挨户求布施求赞助。顽劣少年骂他损他，说你一个道士建什么寺庙，丢人不丢人啊。他也是不急不躁，不怒不怨。他说，他是受白龙所托，白龙是奉玉帝敕令，所以他既是忠人所托，又是奉旨行事，不算是外道所为。这个道士殚精竭虑，花了五年多时间，终于对寺庙进行全面翻建，建成了近百间殿房、占地面积足有两千多平方米的一座大寺庙。寺庙仍然供奉大禹菩萨，修了山门，前殿供了四大金刚，后殿塑了十殿阎王。庭院前面三间是观音堂，东边三间是土地堂；紧靠大帝堂左边是厉磨厉锯；大帝堂和观音堂的飞檐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小菩萨。这些小菩萨，就是传说中大禹带领的天兵天将。庙宇修建后，道士想起修这座庙本就是受白龙所托，于是将这所寺庙取名为“白龙寺”。

一直以来白龙寺有好几十个僧人，最多的时候甚至有一百多个僧人，香火十分旺盛，方圆百里，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个白龙寺。

然而，风风雨雨，没有不坏的事物，白龙寺历经洗劫，僧人云散，殿庑颓坏，偌大的一座庙宇，只剩下空空洞洞的大帝堂和两排侧厢房，还有几间堆放杂物的土地堂，其他已荡然无存。

白龙寺周围有十几个自然村落，最大的要算是鱼皇村和姜汤村，分别

坐落在白龙寺的一南一北。鱼皇村是个大村子，从东到西逶迤而去，足有两三里路，近看才知道，这个大村子是由四五个小村落连在一起的，紧邻着东榨河。东榨河水由东向西，通过西榨河流入上塘县城的长塘湖再流入鬲湖。很久以前，各地逃荒要饭的人来到此地，沿河而居，先安下个小茅棚，后来的也在旁边建屋而居，延续下来，便成了个小村落。小村落没有名称，都称为鱼皇村。一旦发起大水，大半个村子都被淹水，真有大水冲倒龙王庙之感！

要说鱼皇村的来历，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年大水来临的前一天，有个白须老人，来到鱼皇村最东边的一个农夫家里。这个农夫也是上了年纪的老者，他那灰色的脸盘在一大堆铁灰色的头发覆盖下似乎一点儿也看不见了。这头铁灰色头发笔直竖立，又一绺绺乱蓬蓬地倒垂下来，这使小老头儿活像一只凤头母鸡，尤其惊人相似的是，在一大堆深灰色乱头发的覆盖下，只能看见尖鼻子和一双滴溜溜的黄眼睛。可别小看他那副怪样，他出没无常，曾是太湖里的“蠡贼”，后被官府关押，但他非常仗义，放出来以后，便改邪归正，广交朋友，从事耕作和捕捞。他单身一人，是附近有名的捕鱼大王，人家给他的绰号称：水豹猫。每到发大水时，东榨河上游是鱼戏水集中的地方，尤其是那五六斤、七八斤的白条甚至连十几斤的，他都要捕上几十条回去，而且最大的先是自己开荤，其余的才分给一些亲朋好友或上市卖掉，换几个银子回去备用。

那天中午，水豹猫正在家里喝酒，见白须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门口，急忙问道：“老者何人，来此有何赐教？”白须老人笑了笑答道：“吾并否有教，只是明日大水来临，不知准备否？”水豹猫哈哈大笑起来，他怪模怪样地看了看白须老人说：“你虽年长于我，但我看你，还没有我知天文地理也！你看看，外面晴日当空，没有任何变化之迹象，你怎说明日大水来临？来吧！咱不痴谈，陪小弟喝两盅可否？”

白须老人把拐杖放在一边，陪水豹猫喝起酒来。水豹猫看着他脱掉草帽后露出来的那张脸，一会儿鲜红，一会儿雪白，一会儿光滑明亮，一会儿暗淡如紫。阔大的脸像个脚炉盖，凹下去的肉窟窿成为许多阴影；高的高，低的低，似乎像个面具，竟找不着脸架子；应该长骨头的地方，却来

上一堆果子似的肉；该有窝儿的部分，又偏偏鼓起绵绵的肉疙瘩。那张怪脸给压成了南瓜的形状，配上一对黄灰色眼睛，眉毛成了两道红线，既显得神奇，更显得凄凉；鼻孔只有两个很细的洞，像平原上的一座飞来峰。那副丑相，尽管很滑稽，可绝对不会教人发笑。那苍白的眼中有一股极凄凉的情调，会教开玩笑的人把到了嘴边的刻薄话重咽下去。水豹猫举起酒杯，微笑着说：“老夫子，我称你白须大哥，你不会嫌弃吧！”白须老人笑着说：“哪里哪里，你是江湖好汉，以后还得请您多多关照呐！”水豹猫接口便道：“好说好说，既是兄弟，何必客套。来，干上一盅。”

此时，白须老人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他生性是认贼做友，于是他的眼睛慢慢地落到了那扇又大又牢的渔网上，眼珠子一转不转，一会儿，湿乎乎冒出来一滴泪水，那泪水正好滴到了酒盅里。然后他端起酒盅说：“好兄弟，恕我直言，明日大水来临时，游在最前面的那条大鱼，请您网开一面，万万捕不得。”水豹猫当即又大笑道：“白须大哥，不要开玩笑。明日岂有大水？一个月来，不曾下过一滴水，只是轻雾弥漫，云片悠闲，枯风吹拂。果真像兄长所言，我要到白龙寺里去烧上三天三夜大香呢！感谢老天爷不灭穷汉子呀！”白须老人把酒盅伸到水豹猫面前，与水豹猫的酒盅碰了一下，说：“兄弟，我说的都是真话，不信，我的酒盅里有我的泪水，如果您真不信我所言，我也只能喝下自己的泪水了。”说着，他把酒盅里的酒和泪水一饮而尽。

水豹猫举着酒盅，听他如此所言，不由得放下酒盅，满腹狐疑。他好奇地问道：“兄长所言当真？”白须老人点点头，说：“当真。”水豹猫紧接着又问道：“兄长所说最大的鱼在最前面的不能捕也当真？”白须老人仍然点点头，说：“也当真。”水豹猫此时又大笑道：“兄长所说大水来临当真？吾弟定烧大香三天三夜，可兄长所提最大的不能捕，兄弟只当听听罢了。”

白须老人听水豹猫如此这般粗鲁无礼，不由得心里打战。他想凡人果真是凡人，我也只能点到为止，若是暴露身份，玉皇大帝得知，也是定斩不饶，不如稍后另作打算。

那天晚上，水豹猫刚刚上床睡觉，突然间火光一闪，整个大地似乎都

燃烧起来，他的头顶上的一块瓦片似乎裂开了。从闪光里清晰可见那乌云翻滚以及从窗户口刮进来的那一阵阵狂风，仿佛要把茅棚和整个村庄卷向空中，抛到那无边无际的海洋里。紧锣密鼓的电闪雷鸣，简直发狂似的，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伴随着倾盆大雨倒下来。忽而从东向西，忽而从南向北，忽而又从西向东从北向南，整个一晚下个不停。水豹猫心想：白须老人难道神仙不成。对了，我得精心准备，到白龙寺里烧上三天三夜大香呢！哎呀！我在他面前怎能夸下海口哟。他站在门口说的第一句话，捕鱼准备好了吗？最大的鱼，在最前面的不能捕，注意，定当要注意！到了第二天上午九时许，狂风暴雨渐渐停息下来。村民们顾不上家里被淹水的惨境，几乎所有男人都拿了各种各样的渔网渔具去捕鱼。水豹猫更是冲锋陷阵，扛了扇大网，握了把鱼叉，跃跃欲试地到了东榨河上游。一会儿，鱼群来了，他在河边上默默地说：“注意，注意。”其他人争先恐后地抢着撒网，水豹猫心里痒痒的，再也憋不住了。他举起那扇大网，一网下去，仍打在其他人的前面。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慢慢收起网来，足足有十几条大白条。此时，他的嘴巴咧开了，脸色也变了。世界上确有这样一种幸福的面容，让人人都乐意望它，就像它在给你温暖，给你安慰似的。水豹猫就有这样一张温和的、讨人喜欢的脸。他讲起话来那种调子，即使还没有看到他的脸，只听见他的声调，也会感觉到他在微笑呢。而这时，水豹猫把一切都忘了。他收起网说：“小兄弟，走吧！帮我扛回去，拿两条回家。你老娘在家，回去孝敬孝敬。还有，你这位大哥，头阵鱼过去了，后面有也不多，再说，来了也都是些小仔鱼，给你一条回去做饭吧！”

水豹猫到了家里，和以往一样，挑了条最大的出来。他拿了菜刀，在鱼的身上把鱼鳞刮掉，那条活蹦乱跳的鱼，在他手中还不断地翻搅着。他自言自语道：“本是下酒菜，何必心生疑；吾辈并无仇，只是刀子鲜。”然后他用菜刀将它的肚皮上从上到下剖开来了。只听他“哇呀”一声，菜刀已从手中脱落，他已经躺倒在那里。

要说水豹猫为何如此大惊失色，还要从白须老人那里说起。昨日，白须老人和水豹猫喝酒，酒过三巡时，白须老人要告辞而去，水豹猫异常热情，把准备自己吃的苋菜包馄饨拿出来，给白须老人下了一大碗苋菜包馄

饨。白须老人来了个客随主便，把那碗苋菜包馄饨吃了。水豹猫剖开那条大鱼的肚皮，沾满鲜血的苋菜包馄饨尚且没有嚼破，从那条鱼的肚皮里滚出来，把水豹猫吓得晕倒过去。好一会，水豹猫醒来，他看着那条被剖开肚皮的鱼，慢慢地将苋菜包馄饨全塞进它的肚皮里，又用针线把肚皮一针一线地缝好。鱼鳞刮掉后已无法装上去，他用一张纸，把鱼鳞画上，然后包到鱼身上，到东榨河边上，挖了一个坑，把那条鱼埋葬掉，再点上蜡烛，烧了纸钱，磕了三个响头，流着眼泪朝天祷告：我这辈子光棍一人，不怨天地，只恨自己不听信言，老天爷罚我光棍，罪有应得；鱼王爷兄长罚我去死，我也无怨无悔。如果留我在世，我定在此地建庙一所，立碑一块，既赎我今世之罪，也告诫后人，以行善积德，修子修孙。

水豹猫尽管怀有虔诚之心，仍激怒了上帝。玉皇大帝旨意东海龙王，泼下来七天七夜大水，不光是东榨河沿岸全部淹没，连西榨河直到上塘那边的几个湖都连接成一片，简直就是汪洋大海。

自那以后，水豹猫再不捕鱼。勤奋耕作，省吃俭用；利用夜间，走亲访友，到处化缘。两年后果然在东榨河边上建庙一所，立碑一块。庙起名为“鱼王池”，几个村落联在一起的，就取名为鱼皇村。那块碑俗称为一块匾，由一米八高、一米六宽、四寸多厚的一块楠木树板做成。黑漆红字，要几个人才能抬起来，匾就竖在庙正门的三米处，上面写着：鱼王爷兄长永世留芳。竖好后，跪在那里磕头祷告：吾愿长跪于匾前赎罪，死后定葬身鱼腹，永陪鱼王爷长眠！自此以后，每逢发大水，白条鱼从西榨河成群结队向东榨河游荡，来参拜鱼王爷。

后来，大约是民国二十年，听村上长者说，从西榨河那边刮起龙卷风，可以亲眼目睹龙尾巴摆来摆去，一会儿接近河面，一会儿又抽动到一树多高。只见西榨河两边房屋的砖头瓦片，像燕子一样在半空中飞翔，茅草棚自根卷起，抛向空中，人们都吓得躲到野外的沟沟里。龙卷风到了东榨河时，刮得更大了，把“鱼王池”庙刮倒了，那块足有几百斤重的匾，也被卷到了空中，抛到了离鱼王池有二十多里路的埕塘里。那个埕塘又大又深，从来没有干枯过，匾落在埕塘的边上，清晰可见，但自那以后，也许是战争动乱年代的缘故，也许又是解放后的破旧立新，鱼王池无人问

津，便失去了踪影，只留下虚名。人们不可思议的是，几百斤的匾竟然也被卷到空中，像一片乌云一样，在空中飘荡。后来，当地一些有文化的长者说：据传，鱼王爷虽然成仙，但它死前吞下了烟火食，惹怒了上帝；而水豹猫则是平民百姓，又不能和鱼王相提并论，他也不能葬身鱼腹，与鱼王同眠。千百年来，虽已乱了成规，但水豹猫一片至诚，上天让它延续下来，哪知当年发水，鱼皇村的村民，争先恐后抢着捕鱼，不分前后大小，全部捕杀，却忘了祖传，致使上天发怒，用龙卷风把它们拆散。从那以后，鱼群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小了。

再说白龙寺北面的姜汤村，也有三个小村落联在一起。据说，姜子牙辅助武王伐纣以后，留下一个支队驻扎在白龙寺北面四五里处，那里有一块大约三千多平方米的高地，高地上住着一户人家。那块地方的北面是一条很长的河，那条河叫南河。很奇怪，欲说白龙寺南面从东向西是东榨河西榨河，而白龙寺北面从东向西怎叫南河？原来是这样的：因为南河北面是溪河再到越河，长长的越河，东南面穿过溪河直通太湖，北面穿过曲河直通长江。而南河长不如越河，宽不过溪河，又在越河的南面，故称南河。如此说来，白龙寺的南面有东榨河连接西榨河，再通向上塘湖那边的湖中，上塘到灵阳县城，又有灵阳河相连。当时一个支队只有二十几个人，不仅为了易攻能守，也要有十分便利的交通；再加上那块高地上有户人家，那户人家的主人姓苏，孙子叫苏鼠，十六岁。苏鼠的祖父是商汤贵族，据说，他武功盖世、刚正不阿。因他亲眼目睹商汤纣王，整天沉湎酒色，奢侈荒淫、残酷无情，对邻国大肆掠夺。一气之下，他带着夫人和孙子东迁至此。苏鼠父亲仍在商汤为官，辅助商汤忠心耿耿，但因天下一片黑暗，后被小人告发而被商汤的官府杀死。

苏鼠从小聪明过人，且喜欢武术，四岁那年，就跟着爷爷习武。十二岁时，他就能飞檐走壁，踩着河水跑步，且看不到水花。据说，随他爷爷外出打猎，他能一个箭步跃到十几米高的树梢上兜风。他爷爷原本就极度痛恨纣王荒淫无度、乱杀无辜，当听到儿子不明不白被杀，比干丞相被剖腹取心而死，更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决心让孙子苏鼠投奔武王伐纣。传

说在岐山一次激战中，他打的是头阵，不小心踏进了纣王布下的迷魂阵，被商汤的乱箭射死。小小年纪的猛将夭折，当时姜子牙痛不欲生，决定派一个支队将他的灵柩七天七夜千里迢迢护送到他的家乡，并指定将支队驻扎在那里。留下的支队时间长了，多数娶了当地的农家女子为妻，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村庄。为了让姜子牙流芳后世，这个村就取名为姜汤村。姜是子牙后世，姜在上（前）面，因为商汤被姜所灭之意，而在下（后）面。

姜汤村有几个小村落，但没有姓姜的后代，原因就是所留下的支队，因为和当地女子结婚，男人入赘女方家，其子女都跟女方姓，这是中国的传统习俗，至今依然可见。

要说鱼皇村是仗义勤劳的村，而姜汤村则是兵马从戎的村。在三国时期，有一个年轻气盛的男子，投奔到周瑜部下，当了个瘪三养马官。这可事与愿违，因为他武艺超群，站在水面上能行走数里，沉到水底下能过三时，而且在水底下能掀起巨浪，能掀翻水面上的船只。本来他看重东吴的水兵，想带一支训练有素的水兵，为周瑜攻打曹营立下汗马功劳。况且周瑜的水兵训练之地，就在灵阳城西北面的练湖里，离家也不过百十里路。而管马驯马则是他的弱项，在一次战斗中，因他未能及时供给战马，被周瑜的部下所杀。

也是姜汤村的事，太平天国时期，一个中年男子，跟随太平军转战千里，战绩辉煌。由于他英雄霸气，结果在打回上塘时被他的同僚所杀。

白龙寺周围十几个村庄，鱼皇村和姜汤村当仁不让排在前面，接下来就要数钱巷村了。钱巷村杂姓甚少，整个村子里是姓钱和姓邵两大姓。杂姓只有两户人家，一家姓蒋一家姓李。

钱巷村村子的东西北三面，都是高大挺拔的树木和密密麻麻的竹园，从远处眺望，除了从南面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几座房屋外，其他任何一面，也只能看到葱翠绿色，就像一片森林，而且在村中靠近村后的地方，有一条长长的小河，小河的岸边是坑坑洼洼的河坡，满是杂树和茅草，荆棘丛生。那条小河，只有进入村子才看到。可别看那小河弯弯曲曲的，乘着小

船可以驶入长江。

钱巷村的乡民历来奉行孔孟之道，崇尚三从四德，素来以读书为官为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钱姓是越王钱镠的后人的缘故，得到祖上荫庇，早在北宋年间，就有出相入将的传统。所谓“九里三丞相，十里六尚书”，说的就是白龙寺周围的事。钱巷村是数一数二的，村上建有两所私塾，凡是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女，都可以免费读上两年私塾。私塾先生即使收费也甚微，目的是要子孙识文断字，可以传颂祖先美德，所以，村子里的文人墨客，不在少数。附近村子的人都很佩服钱巷村，说他们那儿是文化村，文人村，人们知书识礼，不是莽汉。

抗日战争期间，因为钱巷村树木繁茂，十分隐蔽，新四军就在那里长期驻扎下来了。有个新四军的连长陆勇住在钱巷村，秘密跟随他保护他的只有几个人，其他战士则随几个排长分别巡回于灵阳河边至上塘县城的公路边。日本鬼子为了长期占领苏南地区，专门修建了从常州通往上塘的公路，公路从常州过来，到接近东榨河东南面的地方，有一个路边车站，叫榨坝站。驻扎在白龙寺里的日本鬼子为了阻止新四军的频繁活动，就从榨坝站至刘庄镇夹起篱笆，想要切断新四军与方茅山司令部的联系。二十多里路长的篱笆，只留下两个口子，想通过口子，必须出示良民证。夹篱笆的竹子全是用钱巷村的竹子。可是白天夹下了，晚上就被陆勇组织的村民们拉掉烧了。就这样，周而复始，钱巷村的竹子凡一丈高以上的全被日本鬼子砍光，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小竹子。没有夹篱笆的竹子，又抓不到新四军，更抓不到为首人，日本鬼子就对钱巷村进行了大扫荡。整个村子被日本鬼子的硫磺弹炸得烟雾弥漫，紧接着机关枪扫射，不少人都倒在血泊之中。他们还不歇手，挨家挨户搜捕新四军和地下党人，结果把一个不到四十岁的私塾先生抓去了。

这个私塾先生叫钱汉义，他精通四书五经、天文地理，书画艺术样样精通。他的楷书、行书胜过常人，他模仿的颜真卿体，简直让人难辨真伪，是地方上有名书画家。可因白面书生，手掌上没有一颗老茧，日本鬼子认定他是新四军地下党。捆绑后严刑拷打询问，他始终是那几句话：志不可短，人不可辱；我只是个教书先生，平生不问窗外事也！结果日本鬼